

吉拉米代部落獵人的 身體經驗與地方知識

The Hunter's Bolily Experience and
Local Knowledge in Cilamitay Tribe

藍姆路·卡造 著



東華大學原住民族學院 出版

中華民國102年7月

吉拉米代部落獵人的 身體經驗與地方知識

*The Hunter's Bolily Experience and
Local Knowledge in Cilamitay Tribe*

藍姆路・卡造 著

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 出版

中華民國 102 年 07 月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吉拉米代部落獵人的身體經驗與地方知識／藍姆路・卡造著
-- 初版. -- 花蓮縣壽豐鄉：東華大學原住民族學院，
2013.07
面；15 X 21 公分. -- (東華原住民族叢書；24)
ISBN 978-986-03-7217-5 (平裝).
1.阿美族 2.文化人類學 3.狩獵
536.337 102012084

吉拉米代部落獵人的 身體經驗與地方知識

*The Hunter's Bolily Experience and
Local Knowledge in Cilamitay Tribe*

著 者／藍姆路・卡造

發行人／吳天泰

出版者／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族學院

地址：974 花蓮縣壽豐鄉志學村大學路二段一號

電話：03-8635754

網址：<http://www.ndhu.edu.tw/~cis/>

展售門市／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地址：臺北市松江路209號1樓

電話：02-2518-0207

國家網路書店

網址：<http://www.govbooks.com.tw>

台中五南文化廣場

電話：04-22260330

傳真：04-22258234

地址：臺中市市區中山路 6 號

定 價／(平裝)新台幣 200 元

出版日期／2013年7月初版

本校保有所有權利。欲利用本書全部或部分內容者，須徵求本校同意或書面授權。

GPN：1010201259

ISBN：978-986-03-7217-5

※本研究獲財團法人小米穗原住民文化基金會2006年「俞秀霞原住民獎助學金」，以及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6及2007年「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暨各大學人類學相關系所合作培訓計畫」獎助，並於擔任「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原住民訪問研究者」期間完成，特此致謝。

Abstract

The author assumes the multiple roles of an observer, an experience participant, and a cultural member to undertake a field study of Cilamitay Tribe in Hualien County. This study tries to explore how the hunters establish a unique local meaning by their own bodily experiences, and practice their local knowledge in their daily lives. The author further explains the mobility of local knowledg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culture.

This thesis i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Firstly, the hunting images of Cilamitay Tribe. The author depicts the processes of hunting methods and techniques. They not only integrate hunters' memories but also present the change of modern hunting techniques and knowledge. Secondly, the elucidation of tribal people about the embodiment and understanding of local knowledge from their perception. This is via their interpretations of their bodily perspective and bodily experiences about "supernatural power", which are mixed with multiple explanations and values through different time and situations. Thirdly, the author finds that tribal people bind their affection toward their ancestors and local identity through hunting. This fact shapes not only their understanding of place but their own sense of place which supports and influences hunters' every practice.

The main theme of this thesis is to reveal how hunters connect a place through their bodies. In the process, they soak in and influenced by culture, at the same time, they establish their own cognition and present the interactional state of individuals and culture. Besides arguing that local knowledge is always in a

state of change, the author also endeavors to deconstruct a few dualisms including body versus mind, individual embodiment versus cultural structure, and belief versus knowledge.

Keywords: hunting, bodily experience, embodiment, local knowledge, sense of place

目 錄

第一章 導言	1
第一節 研究緣起及目的	1
第二節 研究田野	9
第三節 文獻探討	16
第四節 研究方法	42
第五節 章節安排	48
第二章 吉拉米代部落的狩獵圖像	50
第一節 獵場、獵團與狩獵方式	50
第二節 miadupay（追捕獵）	60
第三節 mitalakal（陷阱獵）	69
第四節 pafatis（獵後的分享）	77
第三章 kawakawasan與身體感	82
第一節 kawakawasan	82
第二節 人的構成	91
第三節 malati'ay（獵靈）	95
第四節 體驗與行為	109
第四章 狩獵經驗與地方感	115
第一節 獵人的地方感	115
第二節 地方感與界限	125
第三節 祖先與歸屬	134
第四節 回到山林	142

第五章 結論	146
第一節 經驗、認知與地方感	146
第二節 「知識」與「信仰」	156
第三節 個人與文化	160
第四節 結語	167
參考書目	170

附錄文件

附件 1 阿美族語書寫系統	179
附件 2 族人基本資料	182
附件 3 備忘錄常用族語字義表	184

圖表目錄

圖 1 吉拉米代部落俯視圖	9
圖 2 吉拉米代部落獵場與聚落	11
圖 3 獵團關係與居住地圖	54
圖 4 獵人pafatis（分享）情況	80
圖 5 獵人們山林圍繞火堆情況	124
表 1 吉拉米代部落地名	118

第一章 導言

第一節 研究緣起及目的

一、緣起

2006年10月，一個颱風過後的夜晚。我問Inkay¹（男性，66歲）：「獵人通常都在什麼時候上山？」他要我馬上回去準備，即刻上山！「颱風天過後，動物會出來透透氣，最適合打『臘』²了。」他這麼說著，這要求讓我感到相當驚喜。我早已期待帶著頭燈上山一窺究竟，便趕緊回家整理裝備。回家第一件事，是尋找自己的長褲和長袖，心想只要把自己身體都蓋住，即使被樹枝或什麼東西割到，也不至於太過疼痛或流血。只是翻遍所有的衣服，發現自己只有牛仔褲或西裝褲，而長袖也是不易活動的襯衫，實在找不到合適參與「打臘」的衣服。最後，我只好穿牛仔褲以及掛在屋外的長袖衫——老爸下田的「制服」。至於雨鞋，我家有七、八雙，每一雙都試過，可惜沒有一雙適合我的腳。平常穿的運動鞋成為我最後的選擇。

¹ 此論文之報導人皆用阿美族假名。阿美族語書寫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與教育部公布之「阿美族語書寫系統」（見附件一）。

² 本部落的獵人通常說「打臘」而不說「打獵」。

上山的穿著完成，我滿意地走到Inkay家會合。Inkay看似早已準備完成，穿戴一身裝備在屋外抽煙。坐著他旁邊的Fasung（男性，46歲）搖頭說：「準備那麼久！又不是要去山上演講！」Inkay沒等我回應，直接拿米酒敬拜山裡的神明和祖先。他先倒出一些酒在地上，然後自己再喝一口，並把米酒瓶傳給我。我不加思索地喝了一口，再傳給Fasung。我想，上山的人都應喝上這一口酒，表示遵行山林的規範。

行走在夜間的山林，我緊跟在Inkay和Fasung之後，夜裡的叢林能見度相當低，我依靠頭燈跟著他們的身影和行走路徑，深怕一不小心在不平坦的路徑中踩空而滑倒。Inkay和Fasung的腳步維持一定緩慢速度前進，不時抬頭、轉頭，用頭燈四處照射，探視附近有無獵物。而我沒那麼輕鬆，必須聚精會神地注意四周環境以及踩下的每一步，沒有空暇和心神注意樹上有沒有飛鼠，無法在行走間注意樹林裡面有沒有山羌、山羊。他們兩個行走及跨步的速度比我還要慢，但不知為何，我始終追得很辛苦，總不知不覺拉開一段距離，我幾乎是連跑帶爬地追趕。

頭燈的光在夜晚格外明顯，原以為追隨兩人頭燈光點，便不至於迷失方向。可是，山林的地形相當複雜，如果我和他們的距離拉太長，頭燈的光亮便可能因地形的緣故而被遮蔽。何況穿梭在叢林裡，所謂的「路」根本不是人走出來的而是山羌、山羊行走的小徑，人必須跨過傾倒的樹幹或鑽過雜枝、刺籐，一不小心即可能劃破自己的細皮嫩肉。我知道若分神走錯方向，在錯縱複雜的叢林中，根本找不到能夠跨越或鑽入的空間。Inkay和Fasung兩人彷彿擁有好幾雙眼睛，

能夠顧及踩下去的每一步，同時探望四周的動靜，特別還有另一雙眼睛，能在夜裡判斷叢林和雜草的路徑。有幾次，我踩下去，才發現地面是溼滑且不穩的泥土而跌倒。在四、五十度的陡坡上跌一跤便能滑行四、五公尺多，直到雙手拉住四周的植物才能夠停下來。可惱的是，往往四周都是有刺的植物。手扎滿了刺，只能在心裡大罵自己愚蠢。

五個小時的走走趕趕，天空開始下起一絲絲細雨，Inkay和Fasung的腳步似乎開始加快，試圖趕在大雨前下山，但依舊希望能看見獵物，所以決定不走來時路，而改行另外一條路下山。這時已經出發五小時，我感受到雙腳的疼痛，以不影響行程的情況下，繼續跟著他們的背影。我必須時常拿下眼鏡擦拭雨水，再次戴上眼鏡後，我與他們兩人之間的距離已拉長，也只能忍住雙腳的酸痛拚命追趕。

地下的枯葉和雜草掩藏他們踩過的腳印，即使看到前方他們頭燈的光亮，我也不能確定該往哪裡鑽、往那邊跨。最後，我硬闖雜草和雜枝，希望走捷徑追到他們。身上已經被周遭的植物劃上許多細長的痕跡，衣褲也沾滿泥濘。不過傷口和雙腳的痛，都無法勝過快點追上他們的渴望，深怕自己在黑夜中迷失方向。我以為拉直的路徑能夠儘快追到他們，可是穿越雜木林的困難度實在是太高，手邊又沒有可以開出一條路的獵刀³。

最後，我已全然看不見那兩盞頭燈的光亮。

確定四周已完全看不到他們的燈源後，決定繼續往下坡

³ 族人上山時都會帶一支獵刀，方便採集與截掉阻礙的雜枝。我第一次上山時，沒有留意這是重要的配備，也造成許多不方便。

的方向走，心中盤算，這畢竟是下山，應該可以碰到他們。我每走幾步需停下來，用燈照看地下有無走過的痕跡，或是雜草和雜枝是否有剛剛折損的跡象。我不僅找不到他們走過的痕跡，反而感覺正走在不曾有人通過的路徑。這讓我更加緊張，不知道往那個方向走才好，想要大叫，卻害怕獵物被嚇跑，破壞狩獵所需要的靜謐。

帶著焦慮的情緒，繼續往下坡走了幾分鐘，抵達一處雜草區。這裡沒有樹木，只有高過頭頂的芒草。我繼續以認定的方向往下走。身處芒草中，看不到地面，我將重心放在後腳，由前腳探測是否踩到地。在每一步的確認中緩緩前進，走了一會兒才想到，他們可能回頭找我。於是我又決定走回開始迷失的地方。只是，我不論怎麼走，都走不出這個芒草原，找不到自己剛才走過的路。不知道要留在此處還是繼續走。如果留在這裡，他們會來找我嗎？如果繼續走，又該往哪呢？

正當我準備大叫時，Inkay和Fasung找到我了。

他們循著自己走過的路徑找到我，問我說走到這邊做什麼？雖然心理從恐懼到歡喜的轉折很強烈，卻強作平淡地跟他們說，我是來拍照的。我問他們怎麼知道我走來這裡，Fasung說：「你走過的路比山豬走的還要明顯！怎麼會不知道？」對話結束了之後，繼續趕路下山，這次不敢離開他們太遠。

回到家，我換上乾淨的衣服，坐在電腦桌前紀錄第一次上山的經驗，螢幕右下角的時間是02:30。這是自己感到最舒服的時候，能夠把心裡所想表達的內容訴諸於文字。相對於

狩獵，我非常不自在，從裝備穿著到行走叢林，最後迷失方向，都是自己無法掌握的。我一直都居住在部落裡，平日使用阿美族語與族人對話，從小父親也要求我參與部落的各項儀式、會議，以及日常活動。這次上山狩獵前，我以為自己向來習於部落的生活形態，離開部落時反而需要修整自己的行為和姿態。此次狩獵經驗讓我感到格外生澀與無助，沒有任何上山的衣物及裝備，沒有夜間行走山林的經驗，更沒有觀察自然的能力，彷彿連在部落生活都需要適應。

我在部落生長，但參與狩獵卻感到相當無助。我覺得這種生澀與無助，不只發生在自己身上。從事部落工作的經驗中，我總見到一群「旅外」讀書的原住民，滿懷抱負投入自己部落的工作，卻在這熟悉的地方產生沒來由的不舒適、不適應感。

此經驗突顯自己與部落獵人的差異，從穿著方式，到感官敏銳度以及其它種種應對能力，讓我思索族人在狩獵經驗中如何造就他們擁有特殊的技術、能力和觀念。

二、目的

台灣原住民狩獵議題始於〈槍砲彈藥刀械防治條例〉（1983年）和〈野生動物保育法〉（1989年）的制訂。這兩條法令制訂前，原住民狩獵議題還未受到台灣大眾重視；法令制訂後，攜槍行獵受到嚴格禁止，狩獵的族群必須改變原有習慣，並且媒體也常出現族人依然上山狩獵而被法律制裁的報導。政府將原住民部落獵區劃入國家公園和生態保護區，

如1985年成立的玉山國家公園，和1986年成立的太魯閣國家公園，分別把南投縣東埔村布農族部落，和花蓮秀林鄉部分泰雅族部落劃入其範圍，狩獵活動受到政府的法令禁止。

至此之後，國家政令與原住民狩獵形成對立的衝突，政府以生態保育為名，禁止原住民進行狩獵。許多族人依然繼續狩獵，時常出現族人觸法的消息。原住民知識份子或民意代表向政府提出保障狩獵權的訴求，聲援被捕的族人。這些事件引起學者傾向支持原住民的狩獵活動，包括紀駿傑（1996, 2005）、莊慶信（2004）、劉炯錫（1999）、戴永禔（1999）等，認為原住民與森林的互動經驗非常久遠，已形成適合人與山林及自然共生的制度或習性，他們主張保留原住民的狩獵行為，可以永續利用森林，並達到生態平衡⁴。

原住民知識份子和學者的提倡受政府重視且接受，於2002年修訂〈野生動物保育法〉⁵，尊重原住民的狩獵行為。政府並於2004年底，執行「丹大地區原住民基於傳統文化、祭儀需要試辦狩獵計畫」。這是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開放南投丹大林道週邊區域為台灣第一個合法獵場，供南投信義鄉原住民透過申請程序，在此區域合法狩獵。

⁴ 這些學者雖然傾向支持狩獵，但是他們主張的狩獵方式，以同質性和樣板化的視角，容易忽略區域性差異、時代變遷、以及族群互動因素，不符合當代原住民的狩獵情況。

⁵ 政府增訂〈野生動物保育法〉第21條第1項——「原住民基於其傳統文化、祭儀，而有獵捕、宰殺或利用野生動物之必要者，不受第17條第1項、第18條第1項及第19條第1項各款規定之限制。前項獵捕、宰殺或利用野生動物之行為應經主管機關核准，其申請程序、獵捕方式、獵捕動物之種類、數量、獵捕期間、區域及其他應遵循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定之。」

這類討論延伸出關於狩獵與生命關懷的問題。重視生物生存權的人士主要由關懷生命協會⁶和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⁷組成，他們尊重原住民狩獵文化的歷史，但認為傳統狩獵乃基於過去的生活需求，若開放合法狩獵會造成生態浩劫，現在應以保育為重。同意開放獵場之一方，則以原住民的文化權為由，建議持續開放獵場供原住民狩獵。兩方的筆戰在環境資訊協會之狩獵與保育專題網站⁸形成。

2007年底，卑南族卡地布部落依照規定申請合法狩獵，然而祭儀當天，森林警察卻以該祭經過保護區為由，加以阻撓和驅離。事件之後引發台東、屏東及南投數部落不滿，由卡地布部落為首，進行串連行動，號召族人和支持人士於2008年2月28日集體燃放狼煙，並命名為「獵人行動」，主張修法讓原住民合法狩獵。並於2008年3月8日至台北總統府遊行，陳情原住民狩獵權事宜。這些事件中，原住民主張政府應尊重狩獵權及文化權，要求解除原住民狩獵的法令約束，延續原住民狩獵傳統。

這些事例證明原住民狩獵行為並不會因法律的約束而間斷。他們強調自己的狩獵權利，要求狩獵的正當性，並高呼原住民傳統領域即是族群狩獵的場域。

「狩獵」究竟賦予部落族人的文化意義為何？「狩獵」

⁶ 關懷生命協會於1992年成立，主旨基於「眾生平等」之信念，提倡動物權、為動物爭取福利，保育野生動物與維護生態平衡。協會透過立法、教育及各項適時行動，以拯救動物免於囚禁、虐待、遺棄、傷害、殘殺或滅種的悲慘命運，讓每隻動物的「個體生命」，都能擁有最起碼的生命尊嚴與生存權利。

⁷ 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主旨在推動、創造「人與動物、環境之互動和諧」。

⁸ 狩獵與保育專題網站<http://eco.e-info.org.tw/hunt/index.html>

慣習如何作為強調文化權的方式？學術界多有以「動物」、「生態」或「生物多樣性」為討論的焦點，卻鮮有學者將焦點放在「狩獵行為」對原住民個人或部落社會的影響和意義。

我與部落獵人合作的經驗裡，發現兩個可資研究的重要範疇，即「地方知識」（local knowledge）與「身體經驗」。「地方知識」不是純粹的「傳統」文化知識，也不是純粹的理性或科學知識，它是擺在地方脈絡下，源自於各種關於文化、環境、經驗，的具有意義的知識。「身體經驗」主要是關注獵人的「經驗」與「感受」。我們常以文字或言語作為知識的呈現方式，事實上，人類從「經驗」與「感受」獲得的理解，更勝於能夠書寫和明言的知識。當代的人類學者（余舜德2000, 2002, 2003、羅正心2000）以為，「經驗」和「感受」需要透過「身體」獲得知識，也藉由「身體」實現知識。

本文依據花蓮縣阿美族吉拉米代部落（Cilamitay）的田野研究，試圖透過部落獵人狩獵經驗和日常實踐，探究獵人如何「體驗、體味、體察、體認、體會、體悟、體證」⁹「地方知識」，並體現於日常生活中，解釋對於部落獵人而言，狩獵存在的意義為何。

⁹ 這些詞彙，見於羅正心（2000:100）：「用身體而實現，叫『體現』；用身體而經驗，叫『體驗』；用身體而感受，叫『體味』；用身體而察看，叫『體察』；用身體而認知，叫『體認』；用身體而證明，叫『體證』；用身體而明白，叫『體會』；用身體而有透徹的瞭解，叫『體悟』」。

第二節 研究田野

本研究的田野地點為花蓮縣最南端的阿美族吉拉米代部落，位於海岸山脈麻荖漏山西側鯊溪流域。麻荖漏山又名新港山，是海岸山脈最高峰，東側為台東縣成功鎮，西側為花蓮縣富里鄉，為兩行政區域的自然交界點，部落居民稱此山域為Ciutucay（三角點之意）¹⁰。



圖1 吉拉米代部落是位於海岸山脈上的構造盆地上，山頭阻隔不同的聚落

¹⁰ 三角點就是繪製地形地圖的三角測量基點。其測量方法，首先測量人員分別選取單一的測量點（以選擇較突出的山峰為原則），點與點之間必須互相清楚可見，打椿聯成三角網測量各點方位角，再測定點與點之間之直線距離，依邊長計算座標，決定多點平面位置，再測量各點海拔高度，這就是三角測量。依測量點埋設固定的基石，就是三角點。三角點關係到測量的精確性，不能隨便移動或毀損，所以多以質堅石椿（如花崗石）加座基深埋地下提供為永久之測量基準。參考台灣山岳協會網站

http://www.taiwanalpine.org.tw/tech/base_point/base_point.htm。